



再刻

春秋左氏傳校本

廿四

□ 12  
2803  
12



40412  
3803  
卷之四

40412  
3803  
12



定八年詒家臣之  
叛不書略之也與  
此互相備

弑君惡之大者雖  
本無其心君實由  
之而死舍而不責  
下無所忌故書名  
成罪所以示後世  
教之遠防也四月  
乾谿失王為王必  
死而不知五月緝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二十三

昭公

起十三年  
盡十七年

晉 杜氏 集解  
唐 陸氏 音義

尾張

秦鼎

校本

經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不書南蒯以費叛  
不以告廟○費音

祕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

谿

比去晉而不送書歸者依陳蔡以入言陳蔡猶  
列國也比歸而靈王死故書弑其君靈王無道

而弑

稱臣比非首謀而反書弑比雖脅立猶以罪  
加也靈王死在五月又不乾谿楚人生失靈王

故本

其始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雖為君而未  
禍以赴之



于申亥氏故本其始禍以四月弑君也葉疾利比之位而殺之其意不為討賊故不稱入所以罪葉疾也禮諸侯不生名而今蔡陳二君書名者稱爵以其受封于楚也書名以其未成爲君也曰歸成十八年傳例曰滅襄十三年傳例州來楚邑大都以名通者例不繫國馮氏云非也言非

稱爵殺不稱人罪棄疾稱爵殺不稱人罪棄疾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平丘在陳

留長垣縣西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書同齊服故公不與

盟魯不堪晉求讒隱弘多公不與盟非國恐故不諱與音預晉人執季孫意如以

歸公至自會無傳蔡侯廬歸于蔡廬音盧居反陳侯吳歸

于陳陳蔡皆受封于楚故冬十月葬蔡靈公蔡復而後以君

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吳滅州來州來楚邑用大師焉曰滅

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爲費人所敗不書諱之平

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區夫

等也今見之

今陸無音推林注當音力呈及今如字說

按憚懼以威怒則民必疾而叛矣是使之聚於南氏也若諸侯皆然頗難解或云謂四鄰也

魯大夫○區鳥侯反一丘于反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

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

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

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

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費叛南氏在明年傳善區夫之謀終言其效

衣於既反音嗣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

音恭爲之聚于僞反衣於既反音嗣共及卽位奪遂居田周

之族言遠之族言遠遷許而質許圍遷許在九年圍許大夫蔡洧

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楚滅蔡在十一年洧仕楚其父

越大夫即常壽過戮者陳其罪惡以拘諸軍將欲殺之終亦不殺過至今在楚故怨而作亂

按此時韋龜已死

啓開導也

固城之固者息舟即其邑也圍時有所毀壞故更城而居之或以固息舟為二城名

在國故死○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洧守國王行至乾谿○與音預守

手又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申會在四年王奪鬪韋龜中

鬪韋龜今尹子文玄孫中鬪邑名○鬪尺州反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

尹成然韋龜子郊蔓成然故事蔡公蔡公棄疾也故猶舊也韋

龜以棄疾有當璧之命故使成然事之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

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

夫常壽過作亂常壽過申會所戮者○過古禾反圍固城克息舟

城而居之息舟楚邑城之堅固者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

事朝吳觀起死在襄二十二年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從如字朝如字曰今不

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觀從以父死怨楚故欲試作亂以蔡公

之命召子干子皙子干皆靈王弟元年子干奔晉子皙奔鄭及郊而告

之情告以蔡公乃首事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

而逃不知其故驚起辟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

書而速行使子干居蔡公之牀食蔡公之食已徇

於蔡已觀從也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

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詐言蔡公將蔡人聚將執之

執觀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刑子哲

也言蔡公已成軍殺子干不解罪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

按二子欲還故強與之盟也一說情乃首事之情

林註納納之於楚也遣謂先遣二子入楚矣而已將以師從其後而助二

子蔡人以觀從為妖言執之

如勿如也

時蔡公兼治陳事

或云依陳蔡者謂

依陳蔡之衆以立

國也此其社異疏

二子更無賓衆唯

依陳蔡人耳以國

者許復其國以招

慰之傅氏云益以

陳蔡既滅其國人

有故國之思故許

其國以依附二國

之人耳按此解依

字少異武軍已見

知之知其情也蔡

公爲楚耻有報讐

築壘以示後世故

請而止之

按潘離或作籬後

之以待所濟

言若能爲靈王死亡則可違

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

言與蔡公則可得安定

而也言不可違上

盟于鄧

鄧城二子子干子皙

依陳蔡人以國

楚公子比

公子黑肱

公子棄疾

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

因四族之徒

許圍蔡洧蔓成然

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

請爲武軍

蔡公知之曰欲速且

役病矣請潘而已

乃潘爲軍

蔡公使須務牟

與史狎先入

囚正僕人殺太子祿

及公子罷敵

公子比爲王

公子棄疾爲司馬

先除王宮使觀從從

師于乾谿而遂告之

告使叛靈王

且曰先歸復所

後者

師及訾梁而潰

而衆散

王聞羣公子之死也

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

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

小人老而無子知擠

于溝壑矣

王曰余殺入子多矣能無及

人安改也陸云依

字應作籬今作離

假借也方知反

正僕大僕也周禮

下大夫二人

林注復所安其所

也按公羊後扁者

不得復其田里詩

公歸不復

師及訾梁一句結

上起下

以身自軍投下于

地

說文擠排也

朱申云死而墜於

溝壑可預知矣此

甚於君王矣

左傳

卷二十一

昭十三年

左傳

卷二十一

昭十三年

左傳

卷二十一

昭十三年

左傳

卷二十一

昭十三年

左傳

卷二十一

昭十三年

左傳

卷二十一

昭十三年

左傳

卷二十一

按聽候也戰國策請為王聽東方之處一云受從也良卦象傳本退聽也是也

得國為君福不可再求

具語靈王獨行傍徨於山林之中三日見涓人疇王呼

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王枕疇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撲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乃匍匐將入棘闈棘闈不納棘楚邑襄廿六年吳伐楚克棘是也

歸○音支王公夏將欲入鄢漢水南至鄢於建及芋尹無字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一於晚反

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聽國人之所與王

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

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

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然丹子革棄王

歸○音支王公夏將欲入鄢漢水南至鄢於建及芋尹無字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一於晚反

謂斷王旌執中人於章華宮○音羽于付及又音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

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棘里

名闈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皆

門也

乙卯十八日丙辰在乙卯丙辰後傳終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

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

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子玉觀從吾不忍俟也乃

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相恐以乙卯夜棄疾使周

走而呼曰王至矣周徧也乙卯十八日呼好故反國人大驚使

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

將來矣司馬謂棄疾也言司馬見殺以恐子干君若早自圖也可以

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

日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不書弒君位未定也丙辰棄疾即位

朱申曰國人已殺我王及司馬奔疾

字氏云君司馬君之司馬也

平王

君謂子干

左繡葬于靈王師潰之地明子干弑君也國人不知王縊每駭以為王入故取囚許以為王而葬之以安國人之志

林註時陳蔡已滅故言封或云所貨賂所下疑脫許字林王二注皆有之

按楚有開卜大夫見下施舍謂施

名曰熊居葬于干于訾實訾教不成君無號諡殺者楚皆謂之教

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

子旗為令尹子旗蔓成然楚師還自徐前年圍徐之師吳

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

師于巢以軍楚師於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內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

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帥所類反平王封陳蔡

復遷邑復九年致群賂始舉事時施舍寬民宥罪

舉職廢官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觀從殺于干

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

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欒櫟之田欒櫟

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欒櫟敢請命對曰

臣未聞命既復王問欒櫟降服而對降服如人今解

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

不穀有事其告子也王善其有權有事將復使之他年芋尹申

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

尚庶區區小天下不吉投龜詎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異

區區呼豆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

反又許后反呼火故反

恩惠已通負此二字傳中五六見解各少異然大抵同此意唯宣十二年旅有施舍成十八年施舍已責與前後異矣

子母以見使為勤勞一說子躬降服請故王曰子毋勤以慰謝之猶云靈王謝遠啓疆曰大夫無辱唐人自拘司敗請罪亦同

如歸其家

杜此注疑衍星辰二字七年傳注羣望晉所祭祀山川是也附注詳之

襄十二年楚司馬子庚聘秦為夫人寧故知此巴姬是妾也加謂拜時加於壁上也遠之處與壁相遠也皆厭謂每拜厭其紐也大室云皆字

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冢大也○厭於

丁歷反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羣望以星辰山川

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

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

之既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巴姬共王妾大室祖廟使

五人齊而長入拜從長幼以次拜○齊側皆反長丁丈反康王跨之

過其上也○靈王肘加焉子于子替皆遠之平王

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微見璧紐以為審識○肘中九反遠于萬反厭於甲

鬪韋龜屬成然焉知其將立故託其子○屬反又於軛反紐女九反讖申志反又如字

棄立長之禮而下之既卜之又立是違神之命也

燭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棄立長之禮違當璧之命終致靈王之亂

子于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于其濟乎對曰難

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宣子謂奔疾親恃子于其同好

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以相求○賈音古

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

有人而無主二也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有主而無

謀三也謀策有謀而無民四也民有民而無德五

也四者既備子于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

達者可謂無人晉楚之士從子于游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

在當時晉人觀之

世五年傳同求將合即此同惡相求也此乃汎言非專指其人服云子于無黨於內當此誰其同好惡者林注好惡並如字



則曰無釁而動以楚事論可謂釁矣

子干之亡楚人無愛念之驗徵也

子干徒以楚不堪靈王之虐故借以君名而作亂涉是五難以被弑君之名終無能成

成十八年欲不犯時二十年私欲養求此此欲字似楚國既封即有三望三望起於先代故曰先神文元年傳楚國之肇恒在少者

并領陳專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

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

二也民信令德三也無苛寵貴四也子貴妃居常五

也奔疾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

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

寵於僖衛姬齊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齊桓出奔莒衛有國高以為內主

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主無親族無釁而動可謂無謀

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

王虐而不忌靈王暴虐無所楚君子干

波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

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

陳專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

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

二也民信令德三也無苛寵貴四也子貴妃居常五

也奔疾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

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

寵於僖衛姬齊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齊桓出奔莒衛有國高以為內主

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無親族無釁而動可謂無謀

終身羈客在亡無愛徵可謂無德

靈王暴虐無所楚君子干

波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

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

陳專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

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

二也民信令德三也無苛寵貴四也子貴妃居常五

也奔疾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

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

寵於僖衛姬齊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齊桓出奔莒衛有國高以為內主

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為羈

楚君子干

靈王暴虐無所

波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

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

陳專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

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

二也民信令德三也無苛寵貴四也子貴妃居常五

也奔疾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

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

寵於僖衛姬齊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齊桓出奔莒衛有國高以為內主

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齊國氏高氏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善道也一說申言德從善下善

五人舉其數四士據其賢

按賈佗不在五人之數而在股肱故杜云然

惠懷無親獻公之子九人見僖廿四年晉國無復他公子可為君者

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

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言篤志生十七

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子從出初危及從才用反有

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子餘趙衰子犯狐偃有魏驪賈

佗以為股肱魏驪魏武子也稱五人而說四士有賈佗又不在本數蓋叔向所賢

齊宋秦楚以為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王享之秦伯納之有欒郤

狐先以為內主謂欒枝郤穀狐突先軫也亡十九

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惠公懷公不恤民也民從而與之獻

無異親民無異望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天方相晉將何以代

奧主國內之主

文此二君者異於子于共有寵于國有奧主謂棄疾也

○音恭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

逆何以冀國傳言子于所以蒙矜君之名棄疾所以得國○施式政反晉成虎

祁在八年○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賤其奢也為取

鄭故取鄭在十年○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

諸侯不可以不示威知晉德薄欲以威服之乃並徵會告十

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下邳有良城縣水道不可吳子辭

乃還辭不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

萬羊舌鮒攝司馬鮒叔向弟也攝兼官遂合諸侯于平丘子

不可不通也所謂道惡為解也

四合象宮室曰幄  
 在上曰幕幕大而  
 幄小幄在幕皆以  
 綬連繫九張九幄  
 九幕也  
 芻飼牛馬藁供燃  
 火滌綴也  
 哀廿七年大國在  
 敵色之宇下亦謂  
 近也說詳于彼  
 芻芻上添今字看  
 清贖通說文贖揮  
 持圻也附注清貨  
 猶言肩干貨賄  
 此役謂此滂芻芻  
 之事  
 林註以衛君之命  
 以錦賜之其可禁

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帳行帳幕軍旅之帳  
 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九亦  
 帳也傳言子產之  
 適宜大叔之從善  
 欲使衛患之而致  
 貨芻芻如遙反  
 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美與一篋錦屠  
 衛大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屋宇之下  
 喻近也  
 而敢有異志芻芻者異於他且敢請之請止之叔  
 向受美及錦受美示不逆其意且非貨曰晉有羊舌肸者讀貨無厭  
 讀數也厭於鹽反  
 亦將及矣將及禍為此役也役事子若以君命賜之  
 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禁者芻芻者晉人將尋盟齊人不

已 抑意通用

成十一年日盟所以質信也

諸侯之使者對主國亦稱曰寡君之老元戎十乘小雅六月篇

事謂交好經營也不常謂聘不以時貢賦不充之類

可有貳心故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獻公王卿士劉子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底致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誅君庸多矣董督也庸功也計之有辭故功多也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天子大夫稱老元戎戎車在前者啓開也行道也遲速唯君欲佐晉討齊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託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業貢賦有業而無禮經

謂上下之礼序等  
差也昭謂昭告神  
祇明謂信義明著

間朝謂間一歲諸  
侯親自入朝也莊  
廿三年傳率作帥

顯昭亦明也言光  
顯諸侯有昭明之  
德者告誓神明昭

以昭明王之信義  
以示黜陟必有信

也昭明於神言昭  
明德之信在於告

神故為盟也一讀  
志業者必於好講

禮者必於等昭明  
者必於神亦通按

也

則不序有須禮而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禮須威嚴

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而後信義著不明棄共

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棄

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聘以脩其

會以示威六年而一會以訓上再會而盟以顯昭

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八聘志業於

好聘也講禮於等朝示威於衆會昭明於神

也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

也

此段一不昭二不  
明顯昭明昭明於  
神舊說前後不齊

余別有說

棄其之注劉炫改  
之曰當云不其棄

序不序棄經不經  
棄事乃順傳文

繼廣允幅長尋曰  
旒繼旒曰旒旒帛

旒旒末為燕尾者  
旒本相連今不曳

者繼繼於干頭如  
記所謂結旌也

禮主盟依先王先公舊懼有不治奉承齊犧齊盟

牲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終竟君曰余必廢之

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

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

遲速唯君叔向日諸侯有間矣問隙不可以不示

衆八月辛未治兵戰建而不旃建立旌旗不曳壬

申復旆之諸侯畏之以軍將戰則旆故曳旆邾人莒

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自昭公即位邾

夕伐昔無故怨愬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弘多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貢

勤勞也勿勞來盟矣

前覆曰牛倒豚上豚必死也魯以晉為無德輕之故瘦牛自喻按畏死驚懼而死也即可畏也之畏禮以畏死為三不弔林註以畏傷牛曰牛不畏豚之不死誤矣

以魯故也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託謙辭以絕魯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蠻夷謂邾莒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償於豚上其畏不死償什也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棄猶忘也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郕之怒四國近魯數以小事相忿郕已滅其民猶存故以討魯罪問其二憂因南蒯子仲并以恐魯何求

而弗克魯人懼聽命不與盟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經所以稱同令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為壇盟會處造七報及

突西退朝先盟朝晉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張幄幕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

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地已滿也傳言子產每事敏於大叔及盟子

產爭承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位也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甲而貢重者甸服

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音通晉之使人責貢賦者每月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

承謂所出貢賦多少之次當承何國之下也鄭伯魯而連男言之猶曰公侯足句辭言已爵卑國小不應出公侯之貢也鄭伯男也又見周語男或作南男音通晉之使人責貢賦者每月

必來 諸侯若來 討其可不由子輅 易晉乎 林註其可 瀆易而勿畏乎 按 林為是 為此二 心為此苟且尚且 不有間暇何暇來 討鄭乎 狄人北狄人之從 晉師者 說文甫 手行也 匱伏地也 以壺盛飲用冰以 飲之也 按風俗通 曰箭箛謂之步左 氏謂之冰註曰積 左也 廣韻謂之鞞 詩抑釋桐忌棚音 水馬氏曰積圓蓋

靖兵好以為事靖息也。呼報反。行理之命行理使人無通聘問者。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藝法制。小國有關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瀆易也。子產曰晉政多門一家。貳偷之不暇何暇討貳偷不一。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不競爭則為人所陵。公不與盟信邾莒之誦欲討魯故。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幕蒙裏也。使狄人守之司鐸射魯大夫。射亦反。又食夜反。懷錦奉壺飲

一說冰即凍冰 子產言我此日行 善唯子皮知之今 子皮既卒無人知 我之善故云無為 更須為善矣林註 無為更為善人矣 傅氏云無為無緣 也樂只君子以其 能為邦家之基也 今子產是君子之 人所求樂者也按 樂音或作樂只註 樂與一本作樂只 今考疏中不說與 字義可知古作樂 只作樂與者蓋自 林註或云君子樂

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蒲伏。籜往飲季孫冰。

箭箛蓋可以取飲 ○奉芳勇反 蒲步都反 又音扶 伏蒲北反 又音服 御魚呂反 飲於鳩反 籜音童 又 勇 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 ○湫子服惠伯從至晉 子小反 徐音椒

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已猶無用反。仲尼謂子產於

詩小雅言樂與君子 為治乃國家之基本

為善矣唯夫子知我言子皮知也。仲尼謂子產於

詩小雅言樂與君子 為治乃國家之基本

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音君子邦家之基

詩小雅言樂與君子 為治乃國家之基本

合諸侯藝貢事禮也嫌爭競不順。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五年傳曰遺守四千今甲車四千乘故為悉起。而不警邊且不

為治者樂其事為  
邦家之基也此集  
是君子之所求也  
子產其人也爭承  
禮也禮固可樂故  
求之也

晉侯還至著雍聞  
鮮虞不警使荀吳  
侵之也 馮氏云  
楚封吳夫概於房  
故曰吳房作防誤  
林注得復國之禮  
是楚歸之也胡傳  
歸者順辭也稱歸  
于者國其所宜歸  
也是盧吳自歸其  
國也今讀經從胡  
傳從林矣

脩備

言夷狄無謀

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

人驅衝競

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

大獲而歸為十年

晉伐鮮虞起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

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

滅蔡在十一年許胡

沈小國也道房申皆故諸侯楚滅以為邑荆荆山也傳言平王得安民之禮汝南有吳防縣即防國

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

也廬蔡平侯悼大

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

悼大子偃師也吳陳惠公冬十月葬蔡

靈公禮也

國復成禮以葬也此陳蔡事傳皆言公禮嫌楚所封不得比諸侯故明之

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

林注於和好有不  
順也

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

于河

景伯上文伯之子彌牟也舊好呼報久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

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

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

也子姑待之

傳言平王所以能有國

季孫猶在管子服惠伯

私於中行穆子私與之語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

國魯兄弟也土地猶人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

事齊楚其何瘳於晉

瘳差也為于偽及下同

親親與人賞其

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

於晉之病何所瘳  
差親兄弟也大土  
地也共能具也否  
不共也

何用此避強虐弱  
棄親就夷為哉疏  
將安用盟主為哉

我魯君未知何事  
得罪于晉

逃晉命而私走歸  
也何可為此逃命  
免歸乎  
欲暴魯無罪

出奔於魯而託之  
也肉之言猶已死  
枯骨再生其肉也  
盡情以實相告也

臣必有二主道不  
合得去事他國吾豈無人哉言非獨  
言可事穆子生韓

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

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

其老老尊  
卿稱若猶有罪死命可也死晉  
命也若曰無罪而

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

於會欲得盟會見  
遣不欲私去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

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鮒鮒叔  
鮒乃使叔魚叔魚見季

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蓋襄二十  
年坐叔

雖獲虎與樂氏  
黨并得罪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武子季平  
子祖父

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

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西使  
近河其若之何且

泣泣以信  
其言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待見遣  
之禮

經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書至者  
喜得免三月曹伯滕

卒無傳四  
同盟夏四月無傳秋葬曹武公無傳八月莒子去

疾卒未同盟  
因起呂反冬莒殺其公子意恢以禍亂告不  
必繫於為卿

故雖公子亦書意恢與亂君為黨故  
書名惡之○愆苦回反惡鳥路反

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己也以舍族為  
尊晉罪己

尊晉罪己禮也禮脩己而  
不責人南蒯之將叛也盟

卿一命經書為人  
再命以上得備名  
氏有罪去族族去  
則非卿今意如去  
族是罪己也季孫

按子則肉之言雖  
以武子之恩得歸  
晉猶子之生我此  
推祖父之德以歸  
平子也除館言將  
囚於遠地也  
武公卒子平公頃  
立

著丘公卒郊公立  
是年奔齊著丘公  
之弟庚輿立是為  
共公

○舍  
音捨



有罪被執放歸晉  
恩罪已亦尊晉也  
此廿四年婚至百  
晉少異媾本使人  
不應見執故也內  
大夫行還皆不書  
至異於公也今此  
二人執而見釋故  
書以見義也  
自初叛至今凡三  
年聽子之命令  
南蒯何所往而不  
逞快其欲服云祁  
突二人季氏家臣  
按宣十八年傳注  
張大公室

費人司徒老祁慮突二人南蒯家臣偽廢疾使請於南蒯

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

間差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請朝衆而盟因欲

合衆以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君謂季氏畏子以

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

能畏子矣不能復畏子○畏子何所不逞欲請送

子送使請期五日南蒯請期遂奔齊待飲酒於景

公公曰叛夫戲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張強子韓皙

曰齊大夫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職司徒老

齊人因二子自以  
費歸而使文子致  
邑施恩於魯欲以  
假好也

祁慮突來歸費魯歸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南蒯雖叛費

下云簡東國之兵  
知此簡西國之兵  
也東國西國皆楚  
人在國東西者水

屬齊二子逐蒯而復其舊故經不書歸人不從未專夏楚子使

皆東流故西為上  
流兵戰器也戰必  
人執兵因名人為  
兵也

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上國在國都

物官準事能以任  
官也即量事而官  
之也鄭衆云相其  
才之所宜而官之  
好於邊疆詳三十

上流故謂之上分貧振窮分與也振救也○長孤

救災患

幼養老疾收介特介特單身民也收養不救災患

宥孤寡賦稅赦罪戾詰姦慝詰責問也○舉淹滯

淹滯有才德禮新叙舊旅也祿勳合親勳功也任

良物官也

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兵在國

者○罷音皮

亦如之如然好於邊疆結好四鄰○

召上照反

好於邊疆結好四鄰○

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

公不惑郊公著丘公子○著直居反徐直據反國人弗順欲立著丘

公之弟庚興庚興莒共公○興音餘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

善於庚興蒲餘侯莒大夫茲夫也意恢莒羣公子○惡烏路反下同郊公惡公

子鐸而善於意恢鐸亦羣公子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

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興許之為下冬殺意恢

傳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有佐立之德與養氏

比而求無厭養氏子旗之黨養由基之後○比毗志反厭於鹽反王患之九

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

按興秋文作興云音餘本亦作興下同今以茲興期展與例之作興為是疏本林本足利本衡庫等皆興廿三年經庚興來奔秋文亦作興云音餘又按隱元年傳疏引譜云武公封茲與於昔與興竟不一定又詳昭元年不以法度自檢也

林註存其後以無忘子旗之舊勳也

按此無忘屬楚子一說使辛無忘父祖之勳也

巫臣雍子奔晉見襄廿六年鄙雍子之田也蓋刑其鄙

比爭疆界也如楚聘也

蔽弊通用周禮以邦成弊之是也

王肅云施行也服虔云施猶効也按

郎以無忘舊勳郎子旗之子郎公辛○郎音云冬十二月蒲餘侯

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興於

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莒賂齊以田晉邢侯與

雍子爭鄙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人○鄙許六反又超六反久

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士景伯管理官叔魚攝理攝代景伯韓宣

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

蔽罪邢侯蔽斷也○斷丁亂反蔽必世反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

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日三人同罪施生

戮死可也施行罪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

劫捕也孔晁讀為弛云廢其族也杜如字掠奪取也戮陳尸也

俞氏云鼻陶古之直者用法法鼻陶故曰古之遺直也廿五年傳稱子產曰古之遺愛同旨末武舊反夫是疑怪之辭萬事合安所為得理為義直者唯無何曲未能圓通也二義也夫上猶云

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掠取也昏亂也○鬻羊六反音亮鬻音亮貪以敗官為墨墨不潔之稱○鬻殺必邁反又如字入不思為賊也夏書曰昏墨賊殺逸書三者皆死刑臯

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言叔向之直有古人遺風○施如字孔晁

注國語治國制刑不隱於親謂國之大問己所答尸氏反當也至於他事則宜有隱○當

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未薄也減輕也皆以正言

日義也夫可謂直矣於義未安直則有之○因音扶

平丘之會數其賄也謂言言瀆賄以寬衛國晉不

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謂言言詐以寬魯國晉不為

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

除三惡加三利三惡暴虐頗也三惡除則三利加○頗音何反殺親益榮榮名

猶義也夫三罪唯答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此段余別有說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無傳未同盟二月

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略書有

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吳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秋晉荀

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謂之義可乎可謂直也下猶云殺親益榮疑於非義然猶謂之義可也吳子卒子王僚立夷末史作餘昧有事有祭事也文舞執羽籥武舞執干戚其入廟先文後武當籥始入叔弓暴卒先君不忍聞大臣之卒故去祭孝子不忍徹已設之饌故卒事也此為叔弓書不為祭書故云有事禘國之常事也仲遂叔弓之卒非常也

常事不書而記非常也 戒戒告也

戒之令齊也

明堂位曰武公之

廟武世室也鄭注

以武公為不毀之

廟故禘于此也

喪之惡當在臨事

之人

胡氏云朝吳忠於

魯君故楚子信之

使居舊國然身處

危疑之地為小人

所動耻在下位不

智亦甚矣按楊守

魯論之詳矣

二三子無知吳之

見信

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齊梓慎曰禘之

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妖

氛也蓋見於宗廟故以為非祭祥也其在泣事乎

泣臨二月癸酉禘叔弓泣事齋入而卒去樂卒事

禮也大臣卒故為之去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朝

蔡大夫有功於楚平王故無極欲去之乃謂之曰

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

求之吾助子請請求又謂其上之人蔡人在曰王

唯信矣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

吾助子請澆塗赤

以此語斃申侯矣

也此孤始願不及

此同疏前知絕句

朝吳於事必預前

知其為人之有異

於餘人也一說我

預知朝吳之為人

其權謀有異於人

或以前為前年指

乾谿之役而言

太子卒穆后崩陳

氏云傳見王太子

卒王后崩不書且

為廿六年王子朝

告諸侯起所好必

善所惡必惡上之

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

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實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

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非不欲善吳

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言其多吳在蔡蔡必

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以鳥喻也言別在蔡必

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周景秋八月戊寅穆后崩

太子壽之母也傳為晉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

荀躒如周葬穆后起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

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

人好惡不過則下民知歸於善

晉語許而弗失互信也

有食色未絕糧也

民我國人也急不守死事君而外叛也韋云賈市也謂將此易彼也

聞諸叔向日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愆過也適

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

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無以復加所好若其弗賞是失信

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

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

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

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

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

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完猶保守見賢賈怠

無卒卒終也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

君率義不爽爽差也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

其能獲故因以示義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

鼓全只良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

鼓子戴鞅歸戴鞅鼓君名也冬公如晉平丘之

會故也平丘會公不與盟李孫見十二月晉荀躒

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

魯壺文伯荀躒也魯壺魯所獻壺樽力狄反王曰伯氏諸侯皆有

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感魯壺而言也鎮撫王室謂貢獻之物

今不聽降叛使鼓

人能事其君也教

民不怠是我亦能

事吾君也知義所

在在於事君不怠

不苟求生也按死

命及患以死君命

也足利本載作壽

鄭玄云以壺為樽

林註蓋此時晉不修職貢

文伯揖籍談

文伯無辭揖籍談使對

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

明器於王室

謂明德之分器

以鎮撫其社稷故能

薦彝器於王

薦獻也彝常也謂可常寶之器若魯壺之屬

晉居深山戎

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

言王寵靈

不見及故數為戎所加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

忘諸乎

叔籍

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

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

密須姑姓國也在安

定陰密縣文王伐之得其

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

也

闕鞏國所出鐘

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

拜謝戎師不有間暇傳注伯氏叔氏皆字按此據宣十六年季氏而不聞乎也

王皆云王稱荀躒為伯氏故稱其介為叔氏而汝也非

也

闕鞏九勇反

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

而斧小孔傳云黃

鉞以黃金飾斧也

暢也釃鉞為酒分

香條暢上下也諸

侯賜弓矢然後征

賜鉞然後殺賜

圭瓚然後為幣

登陟猶在言此福

所在乎

世本云歷生司空

頡頏生南里叔子

子生叔世官伯伯

生司徒公生曲沃

籍談九世祖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

孫伯厭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

明之以文章旗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

叔父焉在言福祚不在叔父當在誰邪且昔而高祖

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加重有績而載書其功奉之

五傳

卷三十一

三

年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籍氏無後傳廿二年傳平王之東遷辛有適伊川心之所樂必卒於此王樂憂必以憂死以憂死是不終其天年也  
 妻服齊衰期也今傳曰三年之喪二若妻死則以其子有三年之戚父為之三年不娶則夫之於妻有三年之義故可通謂之三年之喪  
 遂申也竟也葬日即虞虞

史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適晉為大史籍厲女司典與之共董督晉典因為董氏董狐其後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忘祖業因音汝數色主反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日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期居其反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王雖弗遂宴樂以早

即卒哭卒哭去葬不遠其在一月傳氏云王雖無再娶之禮而其餘哀則同也疏王忘已大經而多為言語

志識也此內地之戎在楚北者河南新城縣有潁城戎是稱潁蠻是國名子爵也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彼書楚子之名此不書者諸見執者已在罪賤之地書名與否非例所加從告也昭公卒子頃

亦非禮也言今雖不能遂服猶當靜嘿而便宴樂又失禮也禮王之

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失二禮謂既不一遂服又設宴樂

言以考典也考成典以志經志經而多言舉典將焉

用之為二十二年朱注失二禮謂因喪求語又宴樂以早趙云杜喪王王室亂傳議云既葬應除此言除喪當在卒哭又少賤

經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夏

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未同盟九月大雩

李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葬速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

也猶以取鄭故也公為晉人所執其故諱不書齊侯伐徐楚子聞蠻氏

公去疾立  
蠻子楚之舊交元

無誠信

本叙齊侯伐徐却

挿楚事以楚之有

礼形齊之賂也

上虛繫經文曰齊

侯伐徐者為此徐

人行成也

補注傳言昭公以

來伯者不作而齊

人橫納北燕伯伐

徐莒今為此會至

鄆陵而專盟矣

按有成平也林註

以為成功又興師

而伐句會之句今

從穆本

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

質信也。○簡之實及或音致。

使然丹

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

也詐之非也立其子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

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

隧蒲隧徐地下邳取慮縣東有蒲如陂徐人行成

徐人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

鼎甲父古國名高平昌邑縣東南有甲父亭徐人得甲父鼎以賂齊叔孫昭子曰

諸侯之無伯害哉為小國害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

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尤也無尤無伯也夫詩

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詩小

雅戾定也肄勞也言周舊為天下宗今乃衰滅亂

無息定執政大夫離居異心無有念民勞者也○

制反其是之謂乎傳言晉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

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貉孔張

後至立於客間孔張子執政禦之執政掌位列適

客後又禦之適縣間縣樂肆客從而笑之事畢富

子諫富子鄭大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

為之笑而不陵我言數見笑則心陵侮我我皆有

禮夫猶鄙我鄙賤也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

失位吾子之耻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衷當也

國不亡義同心陵

回也其幾千人而

益西適鐘磬樂肆

之間也按幾數

執政禦之乃移立

客之西又被禦又

賓及廟門公揖入

公升階賓外大夫

立於東夾西面北

上今孔張後至蓋

賓入廟門乃始來

至當適東夾之南

西面位也此時賓

入未升階待立於

西方張誤立其間



一作必陵  
 事有相類真偽難  
 明緣此以致偏頗  
 雖非故心亦為罪  
 也 會朝謂出外  
 會朝大國非謂在  
 本國故註云謂無  
 禮敬大國之心按  
 據此疏本註今有  
 誤脫 按罪及謂  
 諸侯或罪鄭國而  
 執政之人不知  
 也頗類一力復反  
 服說為類不平也  
 大夫奉君命以戎  
 事攝祭於社歸肉  
 於公也  
 其祭謂鄭伯其祭

仲反又 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  
音忠 緣事類以成偏頗  
 獄之放紛  
放紛也 紛亂也  
 會朝之不敬  
敬謂國無禮  
 使命之不聽  
上不從  
 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  
 及而弗知僑之耻也  
昆孫子孔之後也  
 孔張之祖父  
○罷音皮  
 執政之嗣也  
鄭國之政  
 為  
 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  
 立於朝而祀於家  
卿得自立廟於家  
 有祿於國  
受祿  
 有賦於軍  
軍出卿賦百乘  
 喪祭有職  
有所  
 受脰歸脰  
謂君  
 其祭在廟已  
 於公皆社之戎祭也  
○脰市軫反

在先君之廟

此上文僑之耻也  
 對穆云執政之於  
 羣僚猶大將之於  
 偏裨偏裨失伍咎  
 在大將孔之責子  
 產終不能盡辭也  
 紉器云肉倍好謂  
 之璧好倍肉謂之  
 瑗肉好若一謂之  
 環  
 按於晉諸大夫唯  
 韓子殊異餘人禮  
 待之不可薄也  
 或云鬼神謂厲鬼  
 也鄭大夫士不得  
 志而恨死者按云  
 鬼神者謂其不測

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耻之  
其祭在廟謂助君  
 無刑罰也  
言為過謬者自應用刑罰  
 子寧以他規我  
規正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  
玉環同工其  
 宜子謁諸  
 鄭伯  
謁請  
 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

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  
言所求  
 晉國亦未可以貳  
言所求  
 晉國韓子不可偷也  
偷薄

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  
 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

也。上僑聞為韓子也。下僑聞為鄭國也。林註所以及忠于宣子而守其誓。信也。附注難如字。

是。今日有求而與之。後日有求而不與。則得罪大國。益大。大國之求。覆上定。位也。若韓子覆上。今名也。

或云奉使而求玉。借公成私韓子罪也。一其否鄭。得罪他日奉使貪。

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乃且反又如字共音恭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不復成國。饜於鹽反。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

僑韓得罪今日

想是強買故商人告之

馮云孔張見笑于客富子以之責子產子產雖怒其過當然失位之患鄙我之慮終當爭勝于大國故恰好因其有請環強買心車盡情抑勸使客輸情服罪而去而暴時之笑我乃爽然自失矣。句古害反又姑末反句乞也句乞俱有取此二義此句

不亦銳乎。銳細小也。賈音古。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且起請夫環

執政不義弗敢復也。復重求也。成音緣。請因音扶。直用反。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小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并與商人俱。庸次比耦。庸用也。用次更相從。耦耦。毗志反。以艾殺此地斬之

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無強市其物。艾魚廢反。藿徒甲反。強其丈反。下強奪同。又其良反。毋或句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

左傳 卷五 昭

取也詔書稱租調  
句民與民也此是  
和買而子產謂之  
強奪者蓋韓子以  
威逼之其價必賤  
子產知之故云然  
也得謂韓不給價  
而得之其謂鄭代  
給價成成就也應  
上成賈或云和好  
林註二罪失諸侯  
鄆鄭國也  
傳曰云詩言志者  
自作者而言之云  
鄭志者是統一國  
而言之杜注與傳  
文不合按傳說亦  
未是詳下

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

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母乃不可乎吾子得玉

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也鄭

鄙邑也亦弗為也不欲為鄙邑之事僑若獻玉不知所成

敢私布之也布陳韓子辭玉日起不敏敢求玉以徼

二罪敢辭之傳言子產知禮宜子能改過夏四月鄭六卿

餞宣子於郊餞送行飲酒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

亦以知鄭志詩言志也子羞齒野有蔓草子羞齒子皮之子嬰齊也

我願兮○籟才何及字林才可及宣子曰孺子善

哉吾有望矣君子相願己所望也子產賦鄭之羔裘言鄭別於唐羔裘也取其彼己之子舍命不渝邢之彥宣子曰起

不堪也不堪國子大叔賦褰裳褰裳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

我思豈無他人言宣子思己將有褰裳之志如不我思亦豈無他人宣子曰起在此

敢勤子至於他人乎言己今崇好在此子大叔拜

謝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是褰裳不有是事其

能終乎韓起不欲令鄭求他人子大子游賦風雨

子游駟帶之子駟偃也風雨詩取其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旗

公孫段之子豐施也有女同車取其洵美且都愛樂宣子之志○樂音洛又五孝友子柳賦

左傳 卷三十三 三

舍命謂守死善道也彥美士也不渝下脫邦之司直四字不然下注當作不堪邦之彥

有鄭有親有也是猶此也言不有是警告他人之事其能終相善乎嫌若二心故更是一說事字屬下句胡何也夷悅也

按上鄭志謂今鄭

諸大夫之所志也

此鄭志謂古鄭詩

人所詠之志也傳

氏以為鄭國所誌

載者非矣 昵燕

好謂相親為燕好

也六卿所賦之詩

志皆親好也大夫

曰主或云昵燕好

三字同義猶周徧

咸一說昵於燕好

也藉手詳文十二

年晉聽公歸一本

作晉人聽公得歸

擇兮子柳印段之子印突也擇兮詩取其俱予宣

子喜曰鄭其庶乎庶幾於二三君子以君命昵起賦不出

鄭志六詩皆鄭風故皆昵燕好也昵親也賦不出

○昵女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

皆獻馬焉而賦我將我將詩頌取其日靖四方我

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

是賜我王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以玉馬藉

公至自晉晉聽公歸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昭伯惠伯之

隨公從晉還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

書云習與性成新

書習慣如自然是

林註以輕君為常

馮氏云惡公皆讀

平声

爾幼惡識國昭伯尚必平子不信秋八月晉昭公

卒為下平子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

豎柎有事於桑山三子鄭大夫有事祭也斬其木

不用子產曰有事于山執山林也執音藝而

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冬十月季平子如晉

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自往見之子服

氏有子哉有賢

猶可信下文仲尼

曰吾聞之天子失

官學在四夷猶信

言古人之言於今

猶可信猶有可意

爾雅云猷可也毛

詩作猶古字通用

大辰大火也蒼龍

宿之體心星最明

以候四時故曰辰

字彗星也其狀似

掃帚光芒字字然

吳楚始書戰自是

楚復書戰

言不有學問之人

以治其國能長久

乎一說無所以治

國者國豈能久疏

祝史依禮法請所

用之幣也此說非

經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

食之秋邾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渾戶 冬有星孛于大辰 大辰房心尾也妖變

人及吳戰于長岸 吳楚兩敗莫肯生負故但書

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

采叔 采叔詩小雅取其君子來朝 穆公賦菁菁者

莪 菁菁者莪亦詩小雅取其既 昭子曰不有以國

其能久乎 嘉其能答賦言其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

食之祝史請所用幣 禮正陽之月日食當 昭子曰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 不舉盛饌 伐鼓於社 社陰 諸侯用

幣於社 請上 伐鼓於朝 退自 禮也平子禦之 禦禁

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

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 正月謂

陽之月也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慝陰氣也四

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重故有伐鼓用

幣之禮也平子以為六月非正月 日過分而未至

故大史答言在此月也 三辰有災 三辰日月星也日月相侵於

未夏至 是乎百官降物 降物素服 君不舉辟移時 辟正寢過

奏鼓 伐 祝用幣 於社 史用辭 自責 故夏書曰辰

則天子素服樂

人即警矇也奏進

素作之如今之單

衣也昏義云日食

則天子素服樂

人即警矇也奏進

也夏書胤征

孔傳云雷天王幣

之官馳取幣孔天

神鄭玄云蓋司空

之屬按雷夫必不

馳車馳走相對豈

支耳唐曆志集輯

同馮云祝史請用

不集于房

逸書也集安也房舍也

警奏鼓警樂畜

夫馳庶人走

車馬曰馳步曰走為救日食備也

此月朔之謂也當

夏四月謂之孟夏

言此六月當夏家之四月

平子弗從昭子退

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安君之災故

秋郊子

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

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己姓

郊子曰吾祖也我知

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軒轅氏姬

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炎帝神農氏姜

此傳從黃帝向上

十八年傳紀號

出唯縉雲氏見文

雲為官名更無所

按為雲師設為雲

名之官長也

亦兼伐鼓用幣為

言不獨用幣

鼓說平子止之當

同馮云祝史請用

幣之所昭子兼伐

鼓說平子止之當

亦兼伐鼓用幣為

言不獨用幣

火瑞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

紀故為龍師而龍名大皞伏羲氏風姓之祖

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

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鳥知天時故玄鳥氏司分

者也玄鳥燕也以春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

鳴冬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鶡鴒也以立春鳴立

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鶯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

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鶡鳩也鶡鳩

屬官鶯必滅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鶡鳩也鶡鳩

反屬官市軫反祝鳩氏司徒也

左傳卷三十三

昭十七年

翻者論傳云鴟天

不也一宿之鳥箋

云一宿者一意於

所宿之木夫不鳥

之慈謹者一名雀

其夫不今鴟鳩也

詩鴟鳩在桑傳云

鴟鳩養子朝從上

下暮從下上平均

如一今布穀也

春來冬去無時暫

止故名於司事司

事謂營造之事職

屬司空字氏曰爽

鳩是博同類者賜

鳩是博異類者

雉夷声近雉訓夷

夷為平也

民○鴟

反驚

音至

音吉

居六反

事也

以鳩

為名

又音

反

又音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鴟鳩氏司馬也

鴟鳩王鴟也驚而有別故

為司馬主法制○鴟七徐

爽鳩氏司空也

爽鳩鷹也驚故

為司空主盜賊

五鳩鳩民者也

鳩聚也治

五鳩鳩民者也

鳩聚也治

五鳩鳩民者也

鳩聚也治

五鳩鳩民者也

鳩聚也治

五鳩鳩民者也

鳩聚也治

五鳩鳩民者也

鳩聚也治

五鳩鳩民者也

鴟鳩氏司馬也

鴟鳩王鴟也驚而有別故

為司馬主法制○鴟七徐

爽鳩氏司空也

爽鳩鷹也驚故

為司空主盜賊

五鳩鳩民者也

鳩聚也治

五鳩鳩民者也

鳩聚也治

五鳩鳩民者也

鳩聚也治

五鳩鳩民者也

鳩聚也治

五鳩鳩民者也

鳩聚也治

五鳩鳩民者也

鳩聚也治

五鳩鳩民者也

鷓古淺字鷓玄淺

黑也鷓脂淺白也

按鷓也戶止也

按紀於近謂近取

諸事而紀之也

天瑞遠民事近

天子失官二句是

古語故曰聞之言

以今驗之古言猶

可信也

反又助額反賈

音責又音曠

音責又音曠

音責又音曠

音責又音曠

音責又音曠

音責又音曠

音責又音曠

音責又音曠

音責又音曠

自顛

使不淫放

使不淫放

使不淫放

使不淫放

使不淫放

使不淫放

使不淫放

使不淫放

使不淫放

自顛

使不淫放

使不淫放

使不淫放

使不淫放

使不淫放

使不淫放

使不淫放

使不淫放

使不淫放

自顛

使不淫放

使不淫放

使不淫放

使不淫放

使不淫放

使不淫放

使不淫放

使不淫放

使不淫放

使不淫放

使不淫放

使不淫放

使不淫放

使不淫放

使不淫放

使不淫放

使不淫放

使不淫放

使不淫放

不知其謀乃以為將過我而祭三塗也 奔不書略夷狄也

林註擣擣其手也 應應答也非兆應 此冬經傳無其月 十月冬初十月即 夏之八月也故以 八月解之八月心 星在西幸從其西 過心東及漢 傳云舊說以火災 為布新謬矣此言 火除其舊則新自 布也晉語天事必

吳帥師涉自棘津

河津名

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

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

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

甘鹿周地

周大獲

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

獻俘于文宮

欲以應夢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

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

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字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

新也

申須魯大夫

天事恒象

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

今火向伏故知當須火出

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

徵始有形象而徵也

象又云天事官成周語天事恒象

邵氏云其與猶曰其諸其語辭

斗柄所指一歲十二月分為四時夏以建寅為正則斗柄東指為春南指為夏是為得天四時之正也

火畏水故以下為壬妃是水為火之

火出而見

前年火出時

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

伏

隨火

其居火也久矣

其與不然乎

為五月夏數得天

得天

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

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

大辰大火宋分野

陳大

斛之虛也

大斛居陳木

鄭祝融之虛也

祝融高辛氏之火正

鄭皆火房也

房舍

星孛及漢漢水祥也

項之虛也故為帝丘

衛今濮陽縣昔帝顓頊居之其城內有顓頊冢

其星

為大水

衛星營室

水火之牡也

牡雄

其以丙子若



雄誓在大辰為多  
及漢為少故水火  
而火多丙是火日  
午是火位壬是水  
日子是水故丙  
午為火壬子為水

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

丙午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薄水少而火多故

水不勝火

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

尚未知命字星當復隨火星俱

伏不故言若

不過其見之月

火見周之五月鄭裨竈言於

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牟玉瓚鄭

必不火

瓘理也筆玉爵也瓚勺也欲以禳火○禪婢支反瓘古雅反瓚才且反勺上若反

子產弗與

以為天災流行非禳所息故也為明年宋衛陳鄭災傳

吳伐楚陽

句為令尹卜戰不吉

陽句穆王曾孫令尹子瑕

司馬子魚曰我

得上流何故不吉

子魚公子魴也順江而下易用勝敵○魴音房

且楚故

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今日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

或云餘皇又作餘  
皇唐劉晏為馱船

或此集韻或作麟  
荆人呼渡津船為

鱣說文長箋吳闔  
閭舟名俞皇

環而斬之猶未合  
有出入之道故滿

路置火以防吳人  
待楚子命

繼之尚大克之吉

得吉兆

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

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

餘皇舟名○乘如字又繩證反使

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斬之及泉

環周也○泉如字又音患

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

光諸樊子闔廬請於

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

藉取之以救死

藉衆之力以取舟

衆許之使長鬣者二人

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

皇則對師夜從之

師吳師也○呼如字三呼皆迭對

也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

從之具師從三人  
之後呼之也伏於  
舟側者皆更迭而  
對楚人以為怪故  
將殺之而亂







維音洛乃警音景獻俘音芳以應音應夏之音下星見音賢嚮伏音許

作何○今音扶之分音扶問反音無之字音今濮陽音卜之牡音茂相搏音本○今音薄亦薄音同

瓘音古亂音反以禳音本亦作穰音如陽句音古易音以用音以整音七之音七其隧音遂炭音遂

吐且音反闔廬音戶臘音反下喪先王音息浪音反髭音子斯音須鬚音須皆迭音待迭音更更音庚

十七年傳鷓鴣音舊舊作音改之

###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二十四

昭公起十八年晉杜氏集解盡二十二年唐陸氏音義

尾張 秦鼎 校本

經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未同盟而夏五

月壬午宋衛陳鄭災來告故書六月邾人入郕邾國

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自葉

傳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過周

平公卒于悼公午  
立  
成十五年許遷于  
葉此後常以葉為  
都九年許遷于夷  
是自葉遷也十二  
年從夷遷於荆山  
平王復之復其本  
國于葉今復遷于  
白羽

左傳文下卷三十四

鄭語黎為高辛氏火正其後八姓昆吾為夏伯楚世家陸終六子長曰昆吾已姓昆吾國名世本云衛是也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共祭同文又傳云乙卯亡故杜云然蓋共祭同亡者非陸終之子其後世子孫耳濟成也融風易緯作調風東北木之始也火得風而盛望之望火氣也蓋四國次有火氣也

大夫得過之而代之其代居其位積熟以乙卯日與桀同誅長弘曰毛得必亡是昆

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積熟以乙卯日與桀同誅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年毛伯奔

○音長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年毛伯奔楚三月曹平公卒原伯起本夏五月火始昏見

火心星○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東

見賢遍反日融風融風木也木七日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

火母故曰火之始壬七日壬午故知當火作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

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

高顯故登以望氣參日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

近占以審前年之言

林註幽遠者非人力所及何以逆知其必然

惡徵亦為祥良是語辭良所未悟良有以也古今共有此語服虔訓能非也陸云良平善也按此說亦非

火言經所以書禘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

欲用確筆讓火子產不聽今復請用之鄭人請用之信竈子產不可

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

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

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

○幾音遂不與亦不復火傳言天道難明雖禘

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里析鄭大夫祥變異

之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言將先災

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先悉



踐履也 擬訓持

也 祭妻子也

舍止而留之也

是說謂下之人多

有不悅學之說也

惑謂疑惑此下之

人言謂此言有理

也不學則才知日

退如草木之墜落

枝葉也陸氏云大

人懼違眾而失位

心志惑亂故狗流

俗之說而亦曰可

以無學林註不好

學問如苗之不殖

則田萊荒蕪衰落

而已 月益宋板

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斬得閉門者頭遂入之盡俘以歸

邾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及邾夫人而舍

其女為明年宋伐邾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

焉原伯魯周大夫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

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國亂俗壞

漸以及大人大人在 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

無學不害患有學而失道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以為

無害遂不學者以惑其意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

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殖生長也言學之進德如農

永懷本作日

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為治也為火于祓

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振棄也乃簡兵大蒐

將為蒐除治兵於廟城內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

寢在道北其庭小庭蒐場也過期三日處小不得一時

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日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

毀於而鄉而女也毀女所鄉子產朝朝君過而怒

之怒不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

北方言子產不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

叔曰晉無乃討乎辭晉公子公孫而子產曰吾聞

命亦通此段似重



昭十八年  
出詳十二年傳

奔走而望祭山川  
將以誰為罪而授  
兵疑其畏晉襲之  
欲禦晉擊之  
林註誠如吾子之  
言也按子產答叔  
向亦有此語又按  
荀子陋者俄且擱  
法晉魏謂猛為備

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  
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  
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  
今執事擱然授兵登陴擱然勁忿貌將以誰罪邊  
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  
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  
謀之以啓貪人存為敝邑不利存重也以重君  
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說解不幸而亡君雖憂  
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雖與他國  
為竟每瞻望晉

有備謂授兵登陴  
有守備也或云豫  
知晉人之有讓而  
宿構答辭是備也  
許前自夷遷荆自  
荆遷葉今又自葉  
遷柘葉本楚地

補正言以不專心  
事楚之許而不札  
于方有令政之鄭  
鄭得晉助其伐之  
不難矣所以必遷  
許也附注向許遷  
國鄭得其地故許  
謂鄭曰爾之地乃  
余舊國也鄭謂許  
曰爾之國乃余俘

歸赴傳言子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楚左尹王子  
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  
於鄭十五年平王復遷邑許自  
夷還居葉恃楚而不事鄭晉鄭方睦鄭若伐  
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以  
舊國不專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許先鄭曰  
余俘邑也隱十一年鄭滅許而  
復存之故曰我俘邑葉在楚國方城外  
之蔽也為方城外  
之蔽障土不可易易輕也國不可小  
謂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  
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於傳時白  
羽改為析

昭十九年

邑也舊許字見十二年及襄十一年悼公卒止奔晉斯

經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為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

止弒其君買加弒者責止不吝己卯地震無傳秋齊

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無傳

傳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陰縣今屬南鄉郡令

尹子瑕城邾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

完也以持其世而已遷陰城邾皆欲以自完守楚子之在蔡也

蓋為大夫時往聘蔡邾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邾陽蔡邑○邾

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伍奢伍舉之子伍費貞之父○貞音云

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室妻也

鄭魯作耶訛也唐石經作鄭今從秋文改之

杜云邾妘姓世本說文同胡氏云妘妘禹之後

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

嬴氏至自秦王自取之故稱夫人至為下邾夫人

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寧向戌子也請於宋公

恤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蟲邾邑不盡圍取不以告○蟲

直中乃盡歸邾俘夏許悼公瘞五月戊辰飲犬子

止之藥卒止獨進藥不由犬子奔晉書曰弒其君

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藥物有妻當由醫非凡人

所知譏止不吝藥物所以邾人邾人徐人會宋公

乙亥同盟于蟲終宋公伐邾事楚子為舟師以伐

為人子事父如女王世子之為即自足矣藥物已不干知於禮可也

呂覽晉之伯也近諸夏而荆僻也

收一作救

按註遺謝上疑脫故字

託託寄身也繻麻也去藏也字書作弄言連所紡之繻

濮濮南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

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實天子焉

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天子建居于城父城父今襄城城父縣○音霸又如字辟匹亦反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

瑕聘于秦拜夫人也為明年諧天子張本秋齊高

發帥師伐莒齊故莒子奔紀鄆紀鄆莒邑也東海贛榆縣東北

有紀城○使孫書伐之孫書陳無字之子子占也初莒有婦人

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嫠婦為嫠力之反及老託於紀

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因紡繻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

往反度及師至則投諸外投繻城外或獻諸子占

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城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

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

子齊師入紀傳言怨不在大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

晉大夫生絲子游駟偃也其父兄立子瑕子瑕子游叔父駟乞

子產憎其為人也憎子且以為不順舍子立也弗

許亦弗止許之為違禮止之駟氏聳聳懼他日絲

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

氏懼駟乞欲逃子產不遣請龜以下亦弗予大夫

令長興城等而藏之疏獻謂軍人將此婦人而獻之子占也按隨而出獻婦人本文所無皆以意言之或疑諸外下脫而出二字世本以乞子瑕為子游之弟並公孫夏之子聳與疎音義同按李善魏都賦注引此傳曰駟氏懼懼今無懼字按舅晉大夫也不待而對不待衆人之羣謀國語天昏札瘥之憂按此

四字當是當時成語韋云狂惑曰昏周禮大司樂云大札令弛縣蓋札大疫死也昏未三月而死也札音截又作死壯列及大夫繼世為一宗之主是指駟氏附注私族於謀蓋言私謀於族倒字以成文耳按廿二年曰惟亂門之無過周語曰無過亂人之門目覽亂必有第詩曰無過亂門所以遠之按就城而取之朱

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不獲天福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大死曰札小夜曰瘥短折曰天未名曰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於私族之謀宜立親之長者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言天自欲亂駟氏非國所知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在十三年○過古禾反下同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

云先是吳城州來以為縣今楚就城而取之是吳城之也秋義今楚復取而城之是楚城之也疑本注有誤按今日之未撫民猶前日也挑釁字具

性生也按謂性命也無量即不節用日駭即有寇讎勞轉即不樹德忘寢食即不樂生書樹德務滋

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遣入報晉使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十三年吳縣州來今就城而取之戌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也○戌音恤葉始涉反昔吳滅州來在十三年子旗請代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轉遷徙也○挑徒了反罷音皮忘寢與食非撫之也傳言平王所不能霸鄭大水龍鬪于時門

林註我若相鬪龍必不覲見於我

補正言淵固龍之室也豈能讓而去

之正義謂其室既近讓之不難但吾

與龍兩無所求故不必祭似多一轉

按此言淵是龍之室處室物之常何

用讓而去之譬之猶居城市人之常

也補正亦多一轉按國策怒於室者

色於市蓋遷怒也

會子臧之子鄭其采地

之外洧淵時門鄭城門也洧水出滎陽密縣東

人請為祭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覲見也

命反龍鬪我獨何覲焉讓之則彼其室也淵龍之室

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傳言子淵之知

瑕言蹶由於楚子蹶由吳王第五年靈王

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言靈王怒

其弟猶人忿於室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言楚

用善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無

至帛之使出宣十

身與彼國相接故

魯公羊傳曰母

出二十一年傳狀

守嗣大夫作而不

義故同之于士

十九年為一章章

首之歲必周之正

月朔日冬至傳五

計傳五年至往年

合一百三十三年

曹邑○鄭莫公反一亡增反

謂求名而不得○繁張立反

華定出奔陳與君爭而出皆書名

蔡侯廬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是歲朔旦冬至

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故經

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其於二月記南至月以正歷

也梓慎望氛氛氣也時魯侯不行登

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祭有大喪為宋華向出叔

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戴族華氏

汰侈無禮已甚

秋盜殺衛侯之兄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

十有一月辛卯

華定出奔陳

蔡侯廬卒

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

梓慎望氛

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祭有大喪

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

汰侈無禮已甚

傳

秋盜殺衛侯之兄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

十有一月辛卯

華定出奔陳

蔡侯廬卒

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

梓慎望氛

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祭有大喪

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

汰侈無禮已甚

傳

是為七章今年復為章首陸云此梓慎自望之也蓋日官之世業非魯公命之

僖五年傳一之謂其其可再乎

烈士傳田光唾荆軻軻曰此出口入耳之事必大事也文十八年傳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

亂所在也傳言妖由人興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建一過納建妻何信於讒王執伍奢念奢切言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太子使故遣令去三月太子建奔宋三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也佞才不能苟貳奉初以還奉初命以周旋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

在吳奔臣吳必免其父之命君或作尹

朱氏曰我將歸楚以受死按此歸死或謂歸死於司敗者誤也下文云伍尚歸說能報期後必能報也非命之之辭

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奸犯也○使所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善其言無極曰奢之子林若在吳必憂楚國蓋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負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為棠邑大日爾適吳我將歸死吾夫負尚弟于胥負音云知不逮自以知不及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仁者貴成功○度待洛反擇任而

往知也

貞往報讎

知死不辟勇也

尚為

父不可棄

勉努力也令勉力

報讎比於相從俱

名不可廢

俱死為

爾其勉之相從為愈

死為愈也病差謂

也

伍尚歸奢聞貞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

將

也 襄十四年傳

注盱晏也 員奔

楚人皆殺之

貞如吳言伐楚之利

吳詳吳越春秋

於州子

州子僚

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

不可從也

光吳公子闔閭也及復也

貞曰彼將有他志

光欲弑

貞用事故破其

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

故進勇士以求入於光

乃見鱣設諸焉

鱣諸勇士

見謂為之紹介使

之見光下文齊豹

而耕於鄙

為二十七年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

見宗魯於公孟論

語門人見之亦同

史記專諸者吳堂

邑人也伍子胥之

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

亡楚而如吳也知

專諸之能乃進專

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

諸於公子光法堂

邑在臨淮專亦作

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

勳音同 作亂而

亡猶愈于坐待死

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

公未知諸人已死

故猶往請之

公亦

世族譜辰地皆云

元公子

取華亥之子無惑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

元公余

質音致案公子辰是景公之母弟

公亦

地是辰兄當為元公之子今作元公余誤

取華亥之子無惑

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

氏盟以為質

為此冬華

衛公孟縶狎齊豹

公孟靈

齊豹齊惡之子為奪之司寇與郵郵豹邑○有役

則及之無則取之繫足不良故有役則公孟惡比

宮喜褚師圃欲去之路反褚中呂反公子朝通于

襄夫人宜姜宜姜靈公嫡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

比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

孟薦達也○為驂乘焉為公孟將作亂而謂之曰

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

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言子借我

預又知字遠于萬反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

宗魯所謂非義之義也馮云首二句重在名是難背豹次四句重在利又難背繫今聞難五句以名說末以利說是名利二字足

以殺人者

按行事將死對語

一讀吾將以下十

四字為一句疏不

泄殺公孟之意是

終事子也

林註帷設於蓋獲

門外若今觀位而

伏甲士於帷設之

中齊豹也氏家

也按尋後猶踉蹌

謂竊自其後而襲

之也使華齊公

孟臣也使衍字齊

氏齊豹之人

乘驅乘車疾驅也

閱門衛城門蓋偏

側之門其路遠齊

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子

信也○難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周猶終

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平壽衛

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蓋獲齊子氏帷

於門外而伏甲焉齊豹之家使祝鼃宣戈於車薪以當

門要其前也○使乘從公孟以出亦如前車宣

後○從如字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閱中閱

門中○華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

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



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公副車○

仲反此如字及公宮鴻駟駟乘于公鴻駟駟復

車四人音留雅音類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

之備遂從從公出○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

當其闕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執蓋蔽公而齊氏

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不欲令追者

踰而從公踰郭出○公如死鳥死鳥衛地析朱鉏

宵從寶出徒行從公朱鉏成子黑背齊侯使公孫

青聘于衛青頃公之孫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

傳云阿下親附而卑下之非是

青辭不得止命

客禮見者已致君命則享有庭實復有私覲私面之禮今未致使故但以良馬見也說文振夜戒有所

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將事行聘事遂

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

草莽吾子無所辱若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

阿下執事阿比也命已臣不敢貳貳違主人曰君

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

祧在言受聘當乃止止不行衛侯固請見之欲與

不見命以其良馬見以為相見之禮為未致

使故也未致使故不敢以客衛侯以為乘馬喜其

故貴其物○賓將振振行夜○主人

擊也。以手取聲。林註不可以其憂患累及賓客。倍廿八年誰扞牧圍按外役在外之役扞猶守也。給也。或云扞衛外之役非也。除死助行夜以免除死罪。謀殺或以謀屬上句讀。丙辰丁巳乃是癩日其事既多不應二日之中并為此事日誤可知。故杜不言。

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圍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有相親有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設火燎以備守。與音預。下不與聞，同爨力。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喜也。召反。又力弔反。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喜本與齊氏同謀，故公先與喜。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皆齊氏黨。閏月戊辰，殺

按膏諸本皆作膏誤也。

按終而言之者謂終言死後事也。諡是死後賜之也。而春秋名號析成子下曰與北宮負子皆賜生諡。傳氏亦以為生賜。又按皆未死而賜足利本無未而二字。此非康誥之全文。引其意而言之。此表何忌以及射宗魯也。牢曰子云是人也。一字子張故曰琴張。孟子云如琴張者孔子所謂狂也。

宣姜與公子朝通謀故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滅齊氏故賜析朱鉏諡曰成子。皆從公故而以齊氏之墓予之。皆未傳終而言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子石，公孫青，言其有禮。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喜青侯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何忌，齊大夫言。青若有罪，亦當并受。其罰。苑於元反。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尚書况在群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言受賜則犯康誥琴張聞宗魯死。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率。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

賈逵鄭衆皆以為  
琴張即顛孫師服  
云案七十子傳子  
張少孔子四十餘  
歲時孔子四十知  
宋有顛孫也  
胡氏云宗魯則齊  
豹所畜養之盜孟  
繁所見殺之賊  
家語琴張乃止

子城本與七子同  
心奔鄭及其敗遂  
率意適晉以請師  
此段承上文

繫所以見賊皆由  
宗魯。○因音汝  
君子不食姦。知其祿是食姦也。

不受亂。許。豹。行。事。不。為。利。疚。於。回。利。故。不。能。去。是。

病。身。於。邪。○。不。以。回。待。人。待。人。○。難。不。告。是。以。邪。不。蓋。

不義。以。周。事。豹。不。犯。非。禮。繫。是。非。禮。宋。華。向。之。亂。

公子城。平。公。公。孫。忌。樂。舍。舍。樂。司。馬。彊。向。宜。向。鄭。

宜。鄭。皆。楚。建。楚。平。王。之。郟。甲。○。小。邾。穆。公。子。出。奔。鄭。

八。子。宋。大。夫。皆。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闔。八。子。之。徒。

長。平。縣。西。北。有。閭。亭。○。敗。子。城。子。城。適。晉。子。城。為。

敗。別。走。至。晉。為。明。年。本。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

上十七字下十六  
字長句對

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

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

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

氏費遂大司馬華氏族對曰臣不敢愛死

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恐殺犬子憂益長臣是

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詢

也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

奔陳華登奔吳費遂之子向寧欲殺犬子華亥

曰于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可

我子死亡自有天  
命我不忍其恥欲  
喪子以代之

年老不能出外服事他人

齊詳叔文見下疏

魏李繪聘梁梁袁

狎語及春秋乃云

齊當為瘰癧小瘡

疥大瘡也齊侯之

瘡初輕二日一發

後重頻日熱發是

以久不差也又詳

顏氏家訓 豐从

豆盛物祭豐于肥

梁盛豐備是也

固罵人名服虔以

為祝史之罷聞固

善為功使少司寇釋以歸以三公子歸公也釋華曰

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也質信

公公子歸可以自明不公公子既入華將自門行

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齊侯疥遂疢疢瘡疾也齊侯疥遂疢疢失廉反期而不瘳諸侯

之賓問疾者多在多在齊梁丘據與裔款二子

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

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

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墨以辭賓欲殺墨固以辭謝

陋者非矣誅祝史

典焚巫尫好對此

典魏絳有窮后羿

同一說法

按家事連讀朱氏

云其處家也事無

不治家字逗竭不

真情無有私曲礼

曰有報無祔神人

無怨兼人說無怨

直照誦字

此如孝經上下無怨也群臣下民無相怨耳

魚巾 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日往日也宋盟在襄二十

七年 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

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

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

建以語康王楚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

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公曰據

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

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下無怨

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

孫鑛云其言在也字下亦倒亦住句法亦新或云隱七年傳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與此也字同格

輸隨也隨毀奪取其所聚之物也

按輸如字送來也阿房宮賦輸來取掠本此不必訓墮思一作畏

附注福之今字

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受國福其

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

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

厭私使私情厭足○願音何反辟匹亦反從子用及下淫從同或如字厭於豔反高臺

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掠奪取也○掠音亮以

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

還猶也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

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為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

矯誣也蓋掩也○數所主反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求媚

行

此官皆齊自立名故與周禮不同

正法境上有關自

境至國更無關齊

於境內更置關以

隔外內縣鄙之人

入從國之政役近

關又征稅奪其私

物按強易猶強

買朱云縣鄙之人

為大夫強抑以移

於神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

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

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

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

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

民共○霍音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

其私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政役又為近關所征稅枉暴奪其私物○其政如

字一承嗣大夫強易其賄承嗣大夫世位者○強其丈反布常無

藝藝法也言布政無法制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去

左傳平

二五

易其貨賄也僭猶矯命  
變寵之臣私有所欲長養其情求物共之民不共給則應之以罪

朱氏云毀偏介之闕去內外之禁

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即此但孟子作以旌

也內寵之妾肆奪於市肆放也外寵之臣僭令於鄙

詐為教令私欲養求不給則應養長也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民

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

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東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也

姑水尤水皆在城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

勝億兆人之詛萬萬曰億萬億曰兆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

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責通除

責○去起呂反斂力驗十二月齊侯田于沛言疾愈行

獵沛澤名招虞人以弓不進虞人掌山澤之官公使執之

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

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

曰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君子韙之

也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

子猶梁丘據○遄市專反遄七報反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

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

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燂炊也

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濟益也洩滅也

其過濟才細反又如字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

周禮孤卿建旃古者聘士以弓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虞人田官諸侯皮冠以田故以此招之也王肅曰道謂恭敬之道見君召便往守官非召不往也馮氏云道者人之所同官者己之所獨醯醢醢肉醬也古人調鼎必用梅醢此不言鼓者古未有鼓也急就篇載鹽豉蓋秦漢以來始為之耳齊者酸醢適中也

亦者兩相須之意也中宗顯明亦有和羹之臣總齊大政無相爭訟烈祖篇

和羹一氣杜解以為入氣服云歌氣傳云四物當謂律度量衡七音杜采國語然說七日不引七同故劉炫疑之或疑七日當為七同日同形似

亦然亦如羹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否不可也臣獻其否以

成其可以成君之否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

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

有和羹既戒既平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和羹備五味異於大羹○和齊並

有爭醜總也○醜大也言總大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羹○醜子工反○醜古雅反先王之

濟五味也濟成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

如味一氣須氣以動二體舞者有三類頌風雅四物雜用

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陽聲為律陰

之物以成器

周語論七音有七列七同之言乃曰

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也疏武王既見天時如此因此以數比合之其數有七也以聲昭明之聲亦宜有七也故以七同其數五聲之外加以宮宮寢徵也九歌詳文七年傳按舜五絃周如文武二絃故云七音

聲為呂此十二月氣○籥七音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

此以數合之律以聲昭之故以七律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八風八方之風九歌九功

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六府金木水火土穀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以相成也言此九者合然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

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周密君子聽之以

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詩豳風也義取心平則德

瑕音無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

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

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

左傳 卷二十四 七

出於武王七日七

同七列是衆家取

象云然聲律之源

恐不在此

按有逢之有猶有

濟之有舊讀爲有

無之有者非也周

語韋解可證焉

子產死詳孔叢子

韓非子子產云子

爲政必以嚴莅夫

火形嚴故人鮮灼

水形懦人多溺子

必嚴子之形無令

溺子之懦初子產

問政然明明云見

不仁者如鸛鷀之

逐鳥雀亦此意

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

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爽鳩氏少皞氏之司寇也季荊因之季

氏者○前仕側反有逢伯陵因之逢伯陵殷諸侯姜姓蒲姑

氏因之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

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齊侯甘於所樂志於不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

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

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狎輕也則多死焉故

寬難難治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

韓非子游吉率車  
騎與戰一日一夜  
僅能克之

少止謂鄭國餘處  
之盜由此少止善  
哉美子大叔之善

用子產生時法政  
也沆其當作沆期  
秋詭譎沆也疏引

杜此注云沆期也  
幾期同聲皆近義  
詭人爲善隨人爲

惡此雖惡之小者  
其事不可舍從也  
無良無善之人也

惡大於詭隨詭隨  
不從則無善息止  
寇盜苛虐又大於

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萑苻澤名於澤中劫人

字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

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

慢慢則糾之以猛糾猶攝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

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沆

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詩大雅

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母從詭

隨詭人隨人無正心不可以謹無長謹勅式遏寇

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式用也遏止也慘曾也



無善王當嚴刑以止為寇虐曾不畏明白之刑者王當安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自進者是近人也馮氏云上善哉乃善子產之言此及子產卒乃遂接前交而贊子產平日之政孔疏非一說愛子產愛人也入有二例師旅則弗地復歸則國逆而立之在二例外直稱入者自外入內也文無義例披析也

者亦當用猛政糾治之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也邇近也遠者懷附近者各以能進則王室定又曰不競不綈不剛不柔詩殷頌言湯政得中和競強也綈急也○綈音求布政優優百祿是邁優優和也邁聚也○邁音求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在由及又子由反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晉頃公即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

南里以叛自外至故曰入披其邑故曰叛南里宋城內里名○披普彼反秋七月

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引之子伯張冬蔡

朱奔悼公東國立

此鐘初鑄於王城敬王移於洛陽秦徙長安漢至晉常在長安劉裕移於江東魏魏收聘梁作聘遊賦云珍是淫器無射在縣隋又遷於西京開皇十五年物毀之馮氏云夫集夫音用二夫字不使音鐘二句連天子句並說也細不滿謂不能充滿心也極聲近橫

侯朱出奔楚朱為天子則失位遂微弱為國人所逐故以自出為文公如晉

至河乃復音人辭公故還

傳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周景王也無射鐘名律中無射○射亦音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泠樂官州鳩其名也○泠力丁反

夫樂天子之職也職所主也夫音樂之興也樂因音而行而鐘音之器也音由器以發天子省風以作樂省風俗作樂以移之

器以鍾之鍾聚也以輿以行之樂須音而行小者不窳窳細不滿大者不橛橛橫大不入則和於物

和則嘉成嘉樂成也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

橫大心所不容故不入也按物樂器也咸有周偏義不充不容而後心以是感感則生七情之疾

樂也億安究則不咸不充滿人心○咸如櫛則不容

假樂篇

劉云聘禮卿饗餼五牢則牢禮不必如命數鮑國禮當五牢加二牢耳傳云如命數則鮑國三牢三而加為七

能父乎為明年天子崩傳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適子位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詩大雅暨息也

許器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為蔡侯朱叔孫昭子以三命為國政季孫欲惡諸晉慎叔孫在亡上即位欲使使有司以齊鮑國歸

牢借也故劉為是七牢禮厚矣若為鞅設鞅必不怒時魯人云是鮑國之例故怒其輕也

費之禮為士鞅鮑國歸費在十四年牢禮各如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為鮑國七牢○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言魯不能以禮事大國且宋華費

御士詳僖廿四年函數也

朱氏云假令華亥等歸來我之死亡自有天命又不可再以再亡華驅馮氏云如亡言不如出亡也死如云云則言外見未必可以逃死耳此四句皆

遂生華驅華多僚華登驅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

公御士與驅相惡乃譖諸公曰驅將納亡人驅勅俱反子司馬謂費遂為大司馬良死亡有命吾不可以

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君若愛大司馬則當亡走失國

反語按僖廿二年傳疏亦云如猶不如也古人之語然言君愛司馬則當身死失國也若亡可以逃死勿慮其遠如亡解杜註或有誤諱于多餘也有命遂驅之命也吾又不自即世按言吾過老在世不幸遇此亂憂也按哀十六年傳註承劍拔劍指其喉也蓋劫之問其詳悉也

死如可逃何遠之有言亡可以逃死勿慮其遠以恐動公公懼使待

人召司馬之待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告司馬使

逐逐○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

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華

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酬酒幣賜及

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公賜○張句尤之張句尤之張句華

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子皮

也訊問宜僚盡以告告欲因田張句欲殺多僚子皮

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言登亡傷司馬心已甚吾又重之不

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

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白任鄭翮

殺多僚任翮亦翮家臣○重直用劫司馬以叛而

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徑禦諸橫梁

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盧門宋東城南門六月

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舊鄘故城也桑林城門名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

也禍福何為也物事對曰二至二分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

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

附注依經文當作居盧門南里以叛朱氏云所城連及於桑林之門也何為猶云若何春分之時朔則日在婁望則月在角秋分之時朔則日在角望則月在婁婁角天之中道日月俱從中道晝夜等似有體敵之理

月可敵日冬至之時朔則日在斗望則月在井夏至之時朔則日在井望則月在斗斗井南北晝夜長短之極似若月之極長可以掩日相過謂絕相懸殊也林註先入而掩人者奪其心志也後事而勝人者待其衰竭也按先人後人兵家本有此策詳宣十二年然此與彼語意少異雒舊作雒誤也

也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

也故常為水陰侵陽是於是叔輒哭日食意在於

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冬十月

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齊烏枝鳴戍宋烏枝

大廚人濮曰濮宋廚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

後人有待其衰蓋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

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

吳師于鴻口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獲其二帥

公子苦雒偃州負二帥吳大夫華登帥其

餘吳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

藉死可備使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請君待復戰

不能送亡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徽識也下而巡

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見國人皆揚徽下而巡

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耻也豈專孤之罪也齊

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

兵也起呂反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

之北敗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

遂敗華氏于新里新里華氏所取邑翟偃新居

林註我輩小人但能可借其力陸云君字或上屬或下屬杜註不明亦似上屬按杜註極明下屬無疑陸誤矣禮記註徽號旌旗之名也書其官姓名於上被之於背以備其死知是誰尸也令衆揚徽者欲知助公多少如云爲劉氏者左袒也識或作幟按說文徽衰幅也一云三糾繩也又云以絳徽帛著于背若今救火衣

林註我輩小人但能可借其力陸云君字或上屬或下屬杜註不明亦似上屬按杜註極明下屬無疑陸誤矣禮記註徽號旌旗之名也書其官姓名於上被之於背以備其死知是誰尸也令衆揚徽者欲知助公多少如云爲劉氏者左袒也識或作幟按說文徽衰幅也一云三糾繩也又云以絳徽帛著于背若今救火衣

林註說甲于公前而歸其所居

公里無解未詳或云宋公所居之里猶云公邑也是否翟傳新華姓互居敵地是所謂不警小忿也按不皆小忿四字疑是古語皆本作警

鄭翻其御二句疑有錯脫不與上文相接

呂封人華豹本無華字世族譜宋雜人內有呂封人豹華豹別為一人呂

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居華氏地而助公戰

及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如傳新說甲歸傳言古

之為軍不多些小忿○姓他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

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曹翰胡曹大夫○翰音會晉

荀吳中行穆子○齊苑何忌齊大夫衛公子朝前年

還衛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赭丘宋地○赭音者鄭翻

願為鸛其御願為鶩鄭翻華氏黨鸛鶩皆陳名子

祿御公子城莊董為右子祿向宜○董音謹于欒御呂封人

華豹張句為右呂封人華豹華氏相遇城還華豹

曰城也城怒而反之怒其呼己將注豹則關矣注法

矢關引注之樹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平公

城之豹射出其間出子城子祿之間○將注則又

關矣曰不狎鄙狎更也○抽矢豹止城射之死

張句抽矢而下長丈二在車邊○射之折股

扶伏而擊之折軫折城車軫○軫之設反狀因竝

匍匐又射之死死于欒請一矢求城曰余言安於

君欲活之○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同乘共

繩證反于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殪當皆

邑封人官名豹即華豹定本有華林注城此豹相遇城還車豹見而識之曰城也城謂豹汝頻射我不使我得更遮是為鄙也豹服此言抽矢而止此豹亦不達軍之戰禮也鄙鄙夫也句見豹死事急抽矢而下軍為豹擊城句傷般力疾擊城折其車軾匍匐扶伏同檀弓注引詩作扶伏救之是證也但匍匐重唇扶伏輕

昭異且同乘皆死  
哀八年公實庚輩  
亦然從子以求生  
一說廷誑也猶言  
已猶能害宋不幸  
而後奔亡何至如  
豪氏死滅

大宰犯諫在華登  
出師之後時備有  
齊豹之訖魯三家  
專政故犯云然

按隱大子有二子  
長平侯盧次即東

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貍

曰吾為欒氏矣晉欒盈還入作亂而死事在襄  
二十三年○博音博呼好故反貍

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廷恐也○  
廷求枉反使華登如楚

乞師華貍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犯師公  
師出

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入南里○  
雖音雖楚遂

越帥帥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

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

我也後既許之矣為明年華向出奔  
楚傳○遷于委反蔡侯朱出奔

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東國隱大子之子平  
侯盧之弟朱叔父也而謂

國也

按靈王殺隱大子  
其子東國與王同  
怨靈王相共殺之  
以報父仇故東國  
德平王必甚今又  
立之為蔡君則德  
王益深矣德荷恩  
也同惡陸無音衡  
庫去去為是平王  
與東國昔共怨靈  
王其心同也

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

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

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盟于鄧  
依陳蔡

其子有二心故廢之謂也靈王殺隱大子其

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

在君蔡無他矣言權在楚則  
蔡無他心公如晉及河鼓叛晉

晉將伐鮮虞故辭公將有軍事無暇於  
待賓且懼泄軍謀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

宋南里出奔楚言自南里別從國  
去○別彼列反大蒐于昌間無  
傳

周景王崩，王子猛立，是為悼王。是冬卒，敬王立。

不言某人為亂，未知其誰，非誰是也。傳聞行言，經不之書，此承人之言，即書策者，周是宗國，聞其亂，當紿位救之所憂，在已承言，即書也。

未成爲君者，法書名此王，猛如莒，展以名繫國，以王當國也。卒言王子者，未成爲君，繫父稱子，猶子般子野卒，庚戌上去癸酉三

年。

○閏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叔鞅，叔弓子，三月而葬。王室亂，未知誰是，故但曰。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辟子朝難出。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邾邾，今河南縣。

冬十月，王子猛卒。未即位，故不言崩。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此月有庚戌，又以長曆推校前後，當爲癸卯朔。述曆以是食爲閏十二月朔，似是一書。癸酉，誤。說貞享曆推之，是月癸酉朔，食在午。

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啓，齊大夫，北郭佐之後。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苑於元反。

十七日，師用賤人，故知所求於莒者不多。

羽云寧使出奔，爲華氏宗廟之羞，于云不能滅華氏，是宋國之耻，然以此爲憂，患不如世之而弭其憂，故云無寧。按此二說不與下文相接，此無寧與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之寧同意。

古人戒過亂門，今楚則聽亂人之所請，此語詳上文，尤宗之尤蔽也，疏。

○閏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叔鞅，叔弓子，三月而葬。王室亂，未知誰是，故但曰。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辟子朝難出。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邾邾，今河南縣。

冬十月，王子猛卒。未即位，故不言崩。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此月有庚戌，又以長曆推校前後，當爲癸卯朔。述曆以是食爲閏十二月朔，似是一書。癸酉，誤。說貞享曆推之，是月癸酉朔，食在午。

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啓，齊大夫，北郭佐之後。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苑於元反。

日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莒地，○下。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泣盟。竈，齊大夫。莒子如齊泣盟，盟于稷門之外。稷門，齊城門也。莒於是乎大惡其君。爲明年莒子來奔，傳。○惡鳥路。楚遂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無寧，寧也。言華氏爲宋宗廟之羞，耻。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華向，公族也。故稱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

左傳

卷二十四

充高也，樂勸也，無高貴不善之事，以勸亂人為惡也。知困知終，無生地也。宋人慮更為害，決欲取殺之，今請之宋人而出之，則是功楚人也。蓋致死則成，不可解疾戰，則師或致敗，出之聽其出奔也，即所謂其之走地也。

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患宋以義距之。○過古。禾反。无苦浪反。衷音忠。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耻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知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言華氏不能復為宋患。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貍、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華貍以下五子不書，非卿。○省悉井反。又所景反。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費遂為大司馬，邊卬為大司徒。卬平公曾孫，代華定。○卬五郎反。樂祁為司城。祁子罕孫。樂祁犁。仲幾為左師。幾仲江孫，代樂祁犁。○幾音

機樂大心為右師。代華。刻。樂輓為大司寇。輓子罕孫。輓音晚。

以靖國人。終梓慎之言。三年而後弒。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

子朝景王之畏庶子，賓起子朝之傅。○朝如字，凡人名字皆張遙反。或云朝錯，是王子朝之後音朝。

案錯姓亦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賓孟即起也。王語有兩音。○說。

劉獻公之庶子伯盆事單穆公。獻公如字，又音悅。伯盆劉狄穆公單旗。○劉擊。

伯盆劉狄穆公單旗。○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

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王子朝有欲立之之言，故劉盆惡之。

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

曰：自憚其犧也。畏其為犧牲，奉宗廟，故自殘毀。○斷丁管反。遽歸告王。

按王語一作王與，則說音悅，林注取之。如杜注則如字。陸云林是也。按願，願之單子也。故單子亦同志，共立子猛也。周語人犧實難已，犧何嘗抑其惡為人用也。平則可也。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也。韋解與杜少異。



按儀者寵養之名  
 因喻寵子為儀今  
 寵愛為儀者乃實  
 用人此人字對牲  
 而言人儀之人指  
 他人而言假人假  
 人以權也猛朝共  
 是王子然猛無寵  
 與他人無異一說  
 己為人儀實難以  
 人為己儀何害此  
 蓋古語故王嘿與  
 乙丑之下言四月  
 十九日戊辰之下  
 言廿二日者此段  
 書日最多又經傳  
 時月多錯故顯此  
 二日以欲易驗也

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雞儀雖見寵飾然卒當見殺若

人見寵飾則當貴儀者實用人人儀實難已儀何

害言設使寵人如寵儀則不宜假人以招禍難使

王弗應十五年天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

故不應難去聲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

子劉子北山洛北芒也王知單劉不欲立王有心

疾乙丑崩于榮錡氏四月十九日河南鞏縣西戊

辰劉子摯卒二十無子單子立劉盆盆事單五月

庚辰見王見王猛遂攻賓起殺之朝故盟群王

子于單氏王子猛次正故單劉立之懼晉之取鼓

也在十既獻而反鼓子焉獻於又叛於鮮虞叛晉

六月荀吳畧東陽畧行也東陽晉之山東邑魏

使師偽糶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昔陽故肥

逐襲鼓滅之以鼓子為鞮歸使涉佗守之守

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百工

帥郊要餞之甲三邑周地單子逆悼

以逐劉子逐伯壬戌劉子奔揚揚周單子逆悼

也靈王景王之子通反餞賤淺

次正次大子當立  
 若也此語見公羊  
 猛蓋太子壽之母  
 弟或其母貴也

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

王子還子朝黨也不欲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

使單子得王猛故取之癸亥單子出

失王故王子

捷與召莊公謀

莊公召伯魚子朝曰不殺單旗不

捷也與之重盟必來皆盟而克者多矣從之

謀也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

遂奉王以追單子

及領大盟而復

劉子如劉

殺犖荒以說

丙寅伐之

辛未鞏簡公敗

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

鞏至自京師

言王室之亂也

閔馬父曰

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時遂如圃車次于皇

劉子

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

百工于平宮

辛卯鄆辟伐皇

林註非有德之言  
樊單劉黨見後年  
何由聞敵密謀恐  
名氏誤前輩亦疑  
王子還謂單子云  
前取王如莊宮使  
君失王出奔者鞏  
荒也非我也委  
罪也單子營其欲  
背又奔平時

八子靈則之族子朝奔京

其黨丙寅伐之

單子京

因戰而殺之子朝奔京

死故丙寅伐之

伐京京

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

子朝奔京辛未鞏簡公敗

故得入辛未鞏簡公敗

皆鞏二公周卿士叔

皆為子朝所敗叔

鞏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

以書閔馬父曰

欲晉救至故出次  
以示情急也

許乙大敗獲鄆肝壬辰焚諸王城之市焚鄆八月

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醜悼王司徒前

百工叛司徒醜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百工伐單

所庚午反伐之單氏反辛未伐東圍百工所在洛

鄉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九州戎

十七年滅厲晉州鄉屬也及焦瑕温原之師焦瑕

五州為鄉力狄反以納王于王城丁巳在十月庚申單子劉蚩

以王師敗績于郊為子朝之前城人敗陸渾于社

前城子朝乙酉在十一月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經書十月誤雖

上云單子逆悼王于莊宮蓋敬王即位乃追謚之

未即位周人不成喪也釋所以不稱王崩已丑敬王即位

敬王王子猛館于子旅氏子旅周大夫十二月庚戌晉

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司馬帥師軍于陰籍談于

侯氏荀躒于谿泉賈辛所軍鞏縣西南有明谿泉次于社司馬督

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王師分在三邑洛陽西南有大解小解

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

城三子晉大夫濟師渡伊洛軍其東南王師軍于

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京楚子朝所在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二十四

岡氏云三子古本作二子右行詭謂右行而詭濟師也非人姓名按此不知晉有右行氏如右行辛者而為之謬說也補正唐石經西南下有子朝奔郊四字



也少師詩照王為之于偽反悼公瘡病也伐濮音卜諸夏戶雅反滅父音甫而

寘之豉反王說音悅贛榆古弄反及如淳音釐婦依字作釐而去之起呂反

亦諫一本作城上之人共公音恭幼少詩照駟氏聳息勇反札側八反上之人

也字林作死也瘡才河反夭於表反昏如字小疫音役又喪息浪反懼隊直類

反立長丁丈反實剝邦角反諺曰音彥無過一音古猶憚待且反子旗音其民

樂音洛勞罷本或作疲我覲大歷反見也賢遍反之知音智舍前音捨經二十年

自鄰字林音夢案夢之使所吏反君爭爭鬪之爭惡之鳥路反侯盧本又作廬

廬傳望氛幾亡音祈後弭彌耳反汰侈音泰奮揚方問反大子冤於元

反遣令力呈反再奸音干使還音環盍以戶臘反之長丁丈反不逮音代

反愈差初賣反僚也力彫反吳殺申志反公孫援于眷反拘向勝

九于其廩太子藥力官反無感千歷反狎齊豹戶甲反圃布五反欲去起

反適母丁歷反為驂七南反乘焉繩證反乘就公乘皆同借

我子夜反親近附近是僭子念反寘戈之豉反要其一遙反及閔音宏斷肱古弘反

乘驅如字閱門音悅復就扶又反之衢其俱反肉袒徒旱反氏爭鬪

爭之處昌慮反欲令力呈反析朱星歷反鉏仕居反草莽莫蕩反之好呼報反宗祧

他彫致使從者才用反牧圉魚呂反執鐸待洛反終夕與燎一本作

於燎今徧賜音遍名牢力刀反疚於居又反回邪似嗟反費遂扶味反其詢

本或作少司公遽其據反而女音汝齊侯疥舊音戒不瘳勅留反

說文云兩日一發之瘡也瘵又音皆後學之徒僉以疥字不瘳勅留

齋款以制齊嬖必計君盍尸臘事治直吏不媿九位反本又作媿○今本亦媿無猜

七才以蕃煩音社音為信于偽反又如字邪似嗟撞鐘直江反○今本鐘斬艾

本又作刈魚廢其聚才住反謗讟徒木無悛七全矯誣居表求媚眉

反○今本亦刈其言僭子念反下嫚武諫舟鮫音敷素口薪蒸之丞反麤曰偏介薪細曰蒸

彼力反迫近附近其賄呼罪則應應對之養長丁丈皆詛莊慮億兆

於力反公說悅音旃以之然趨之于鬼至自佃音田本亦作佃焉得於虔

如羹音庚舊醢呼今醢音以亨音庚反煮也炊也昌垂以泄息列反

洩無爭爭鬪總也搃音五聲宮為君商為臣角為角徵張里大族音七

音官商角徵羽八風易緯通卦驗云東北曰條風東方曰明庶風東

閭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哀樂音洛下及周流傳本皆作風條風又名融風景風一名凱風

句皆相對不應獨作周流古本有作疏者案注幽風彼貧專壹如字

訓周為密則與疏相對宜為疏耳○今本亦疏

本作搏虞夏反尸雅大公音爽鳩氏樂之一本作之樂鮮死息淺水懦

乃亂反又乃民狎反尸甲而翫五亂以治直吏數月所主盡之本或作

殺衍字○今糾之反居黜苛政音無從本又作毋詭隨九委式遏於

本亦盡殺之慘不反七感經二十一年頃公傾音傳將鑄之樹律中丁仲泠州鳩字

作徐或作心億於力則樂音洛適子反丁歷以長丁丈人恐仁勇反少司

詩照張句古害反本而訊音信將見反賢遍鄭翩音豐愆起虔反本睢陽

音舊鄘音容本或作墉蔚人直誅濮音盍及尸臘二帥色類反死難乃且待

復扶又反下文乃徇似俊揚徽許歸反說徽識本又作職裹首音不

皆本又作皆○緒上又皆陳直觀莊董本或作則關本又作相

三傳 卷二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余息亮 殪一計 君焉於虔 廷恐上勇 乃復扶又 朱愬音素 懼泄息列反

經二十二年大蒐所求 鞏縣九勇 子朝難乃且 郊古洽 鄆音辱 傳牧

之州牧 齊帥所類 能復扶又反 省臧子郎 祁犂力私反 後弭彌氏

反 之長丁丈 王語魚據 劉摯音至 有欲位之言一本位作立 自憚徒且

反 其犧也許宜 遽歸其據 弗應應對之 比芒音亡 錡澗古母 守之手又

如 伯奐音喚 單旗音其 不捷才接 樊頃子頃本或 令單力呈 奔平時一本

平時下同 本或作平壽誤 駿子工 稠直由 鞏簡九勇 圃車音補 東園魚呂

于社市者反 本或作杜下音同 王子勾古害 司馬督音篤

卷二十四

